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御邊

宋哲宗時陳次升論西戎奏曰臣伏以西戎獷悍貪冒無信難以德懷易以威服先朝振武稍稍知畏元祐以來姑息過多豢養過厚今日猶敢跋扈以分畫地界為辭察其匪茹必肆猖狂出我不意侵擾邊陲當此之時

不可以無備矣以今計之五路兵馬果足用乎城池樓櫓果脩飭乎兵器犀利乎糧食有備乎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有其帥乎被堅執銳冒矢石以當其鋒者有其將乎茲數者果備即以吾堂堂之師以當蕞爾之戎猶利刃之摧枯沸湯之沃雪至則靡矣設若未備一有衝突何以支梧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書曰有備則無患記曰事豫則立今日之事正在茲矣臣愚以為宜選有風力之士以當漕運之任智謀勇略之帥以

當方面之寄兵加訓練轂加畜積守將之疲軟無聞者
軍校之昏耄者代之無張虛數坐費軍儲兵既精銳城
壁完固彼來則拒之彼去則備之以戰必克以守必固
如此則邊防無殘暴之患中國有奠枕之安此所謂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次升為諫議大夫乞備邊賞有功奏曰臣竊聞鄜延路
比之他處兵旅稍衆財用稍足朝廷又選有謀略習知
邊事之臣以為將帥今者敵人輙敢先犯延安最強路

分圍城破寨而去如入無人之境其他必有輕易之心邊患恐未已也臣撫之輿議以為沿邊州軍兵甲甚少財賦不足彼知我備未完罄國大舉以衆臨寡強弱不敵今既破寨而還其氣益鋭而又資所得糧儲以充軍用我之邊境既失城寨士氣沮喪萬一更來撓邊何以支梧今日不可輕視要在先事而慮伏望陛下勅左右大臣精思之熟議之早圖邊備制勝於未然慎無輕舉以貽後日之患所是今來有功及陣亡之人宜厚賞賜

以勵其餘庶使邊威可振敵人不敢干犯

畢仲游論禦戎上奏曰好文者論和親尚武者議攻伐處於文武之間者則為羈縻之計自兩漢以來千二百餘年雖或盛或衰或得或失禦戎之策不出此三者而皆非今日禦戎之政也葢中國之遇勍敵猝難爭鋒彼也勇猛而我柔弱彼也無讓而我有讓彼也殘忍而我不忍然所以勝之者智或過之耳今在彼既難爭鋒而權謀譎詐怙強喜勝論是非較曲直反過於中國之人

而又益之以殊常之勇猛剽悍輕佻之天性則近世外裔之難禦疑若理之固然而難禦之中必亦有可以禦之之道令有好辯者將與人為辯則必陰自省曰我於義無傷乎我於法無不直乎我之家室安乎我之子孫無累乎我之智能過之乎凡我之所以與辯者皆有備乎力能加之也智能過之也子孫無累也家室安也於法無不直也於義無傷也然後與人辯則勝矣今中國之與外裔戰亦無異於與人辯則不識中國陰自省者

何事乎其名正乎其於義理合乎其國富乎其民安乎其將可任乎其廟算定乎凡我之所以待外裔者亦皆有備乎廟算定也其將可任也其民安也其國富也其於義理合也其名正也然後與之交戰則勝矣以本朝之事言之太宗皇帝乘太原之勝一舉而下易順薊三州范陽之民爭以牛酒犒師而不遂取者餉道不繼也至雍涿之間選十八將三道而並入一出雍州飛狐一出鴈門兵涉其地而寰朔應雲涿五州開門爭下而不

遂取者諸將知勝而不知敗也以祖宗取天下之兵用諸將定天下之智欲復區區燕薊一事不應則未足以成功況今日之兵非祖宗之兵今日之將非祖宗之將而所以待敵人非直一事之不應故欲為和親與羈縻之計則歳損五十萬雖厚於漢之錦袍繡袷飾具帶赤綈緑繒而比漢猶未敢有尚宗室之請則和親羈縻之計亦未為全矣如欲遠舉大功復周宣漢武之事則願敕在位之臣先正其名使合於義理國富民安而將可

任五者備矣而後廟算定廟算定而後可以進征討之計

仲游論西夏利害上言曰臣竊見自元豐元祐已來西夏背叛邊境不安朝廷深惟長久之計憫恤近邊之民數被虜掠屈意綏懷俯就和事而夏人譎詐反覆不定遷延歲月終不得其要領遂詔諸帥臣除兵器廣畜積絕其語言以杜塞姦計天下皆慶朝廷深得制禦敵人之道近邊之民當漸得安堵而和事方可成也幸甚幸

甚然臣竊謂備禦敵人之道雖藉謀臣猛將積穀治兵以待其來須有實事絕其冀望使不敢與中國較而輔之以謀臣猛將與兵穀之重然後邊境可得久安塞下之民永無係虜之患今専待之以謀臣猛將即安知彼之謀臣猛將不能與我相當若専積穀治兵以待即近年來鎮戎之役綏德之役麟府之役環慶之役兵非不治穀非不積彼以數十萬之衆圍守要害城寨四散刼掠焚廬舍雖有兵穀將安所施兵法曰校之以計而索

其情今夏人之所長者何事也所短者何事也所懼者何事也所不懼者何事也蓋夏人所長者併兵野掠也所短者攻城也所懼者中國之進築也所不懼者計較曲直要約也今不拒其所短使不得施其所長因其所懼以攺變其所不懼使不得不欵塞而乞和而單欲論辯曲直好言善意以要其和此所以桀驁益不肯和也

又奏曰蓋自元昊以來為併兵之計擾邊逮今六十年矣擾邊而取勝者幾數十次矣而終未有以破其併兵

之策併兵之策不破邊境不得而安此目前之事也臣嘗思之古今兵法累至數千萬言而其要切與可施於當今者止於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數言而已葢城寨者不可勝之具也清野以待之者不可勝之術也進築者可勝之具也俟其機會而進築以破其併兵之計者可勝之術也臣頃奉使河東適當麟府邊事之後蒙朝廷差赴河外體量邊事嘗建言也

仲淹又論河外清野利害奏狀曰一河外三州及諸𡩋邊堡寨屯戍之數除軍馬司外多者數千少者不減五七百人馬若西賊小小入寇即逐城寨地分將校自可掩殺驅逐若舉大衆作過勢力非敵即當起遣人戶入保為清野之計清野之計朝廷行之已久而昨來西賊至麟州城下殺掠人畜焚蕩廬舍未見清野之效者由清野之計雖行而清野之具未甚完備令麟府之地守禦城寨大小共一十五處若賊伺間竊發其有居處近

城寨之人方可起遣令赴城寨入保不幸居處窵遠起遣赴城寨不及則必被殺掠驅虜斥候明遠恐亦未免此患如更斥候不明何所回避令若依近日邊臣計議欲增築護耕小堡使人戶居處自為捍禦不惟增築數目不少工力浩大兼不設樓櫓不為壕塹不置矢石人戶團聚其中無以禦捍賊過平蕩只須刻間耳恐亦非清野之具勘會麟府州界除見今城寨外舊別有宣威一寨瑠璃懷來青塞永寧雅爾河濱六堡皆在見今城

寨之間訪聞自康定後來以平日無事節次廢罷今雖無樓櫓而城壘尚存縱有頹缺亦易為補築若稍施工力完葺便可却為堡寨契勘麟府州界更有大沙𡋯堡河西堡臨塞堡中候四望堡來遠堡金勝堡橫戎堡奈遠堡焦山堡亦係久來毁廢堡寨但與見今城寨相近不消補築兼府州界內靖化西安兩堡麟州界內肅定神木惠寧三堡樓櫓粗完見各量屯人馬亦有使臣管勾即不為守禦之計遇有緩急却令使臣人馬與居民棄城而走赴其他城寨謂之走寨甚無謂也昨來人馬入界上件五寨亦有

弃而走者中路與賊馬相逢多被殺虜走寨為計葢亦疏略昨來西賊入麟州界作過靖化堡使臣人馬居民皆棄城而走欲往寧府寨但閒使臣三班奉職趙起中路為西賊所殺其他人馬居民可知臣今體量欲乞將前項補築宣威寨等七處并走寨五處并為守禦唯麟州界橋子堝上作地分四面各去城寨稍遠舊無廢寨乞踏逐别添築兩小堡子臣在河外計議改走寨為守寨與補築已廢之寨同控扼舊寨分擘地分令人户詢問土人有無拘占地分不着更合就水泉添修堡寨去處稱所計議新舊堡寨拘占地分殆遍唯麟州界橋子堝上作側近四面去城寨里數頗遠合更添脩兩寨子其添脩堡子亦只是準備入保為清野之計非用扼控賊衝

只消脩五百步城壘和雇禁軍工力費用甚省亦爲已罷體量不敢更下逐處取會如何施行乞下別司取會此節

一皆置使臣一員略均那他寨內人馬分在宣威寨等處屯泊大約逐處人兵滿百數馬近三十匹則足矣却每寨更令側近蕃巡檢或蕃官一兩員帶領部族移就寨城內住坐

改走寨爲守寨與補築已廢之寨本只議令蕃官或蕃巡檢帶領部族在城內與所遷居民同爲守禦自已足用所以乞置使臣一員人兵百數馬三十疋者要令爲本堡寨之綱紀不欲專委蕃官然人馬數目不必多也兼訪聞蕃巡檢等在野外住坐亦常虞賊馬侵掠若得分頭於城寨內存泊乃所樂爲

共爲守禦之計既不若增添人馬又側近蕃巡檢

等部族住坐常為家計自備口食絶無供餉之費其改走寨為守寨補築已廢之寨及添脩堡子只是准備人戶入保為清野之計非用扼控賊衝自有横陽静差銀城神木神堂鎮川關干通津建寧安豐寧府百勝河濱斥候等一十三堡寨是扼控之地所以不消多屯人馬改走寨為守寨既若無費用補築已廢之寨與添脩小堡子亦工力不多却於麟府二州之門比舊又增起十四堡寨可以守禦令人戶就近入保利益不細仍乞將

麟府二州與抱控舊堡寨及增起新堡各分定地分每處四面約還十里至十五里側近內蕃漢人戶令入城居住蓋麟府二州界至不甚闊遠地多山阪沙磧人戶稀少可以就近還入城寨之中內有城寨狹小恐着人戶不盡即令城外靠城居住及繫泊羊馬却築收單城以護之俗謂之羊馬城其制約高一丈厚四五尺上亦有女墻箭窓脩築之時墻外自城壕塹內豐州城外州界寨見各有羊馬城永安保寧二人戶在裏居住亦置門戶隨寨門啓閉老幼常居其

中資畜自隨丁壯即就往所分擘地分內耕種收放晨出暮歸別無妨廢如遇緩急即所分擘地分至近頃刻已到城寨之中丁壯就十里或十五里耕種晨出暮歸猶不為遠況老幼資畜既先依城寨丁壯亦自可時暫於野外宿泊以便耕種俟其終畝然後易地閒有寇至即旋歸城寨之中雖不晨出暮歸勢亦無害土人為老幼資畜在城寨而丁壯宿於野外者謂之下火或剗土窯或効蕃俗為撮蕉或略以椽木支撐苫蓋而上宿其類頗衆葢河外土俗之常也小寇至則收軍城內人戶更不遷徙丁壯與官軍同共禦捍掩殺大寇至即由收軍城中徐入城寨比之布在四遠星散居止都無捍禦之備

寇賊欲至方始起遣不免被殺掠驅虜者功相百也不待斥候而野常清其利有五羌人不善攻城其入寇也本亦不為攻城之計特以人戶散居山野牛羊資畜處處有之故舉衆而來先以重兵圍守要害城寨使兵不得出然後四散野掠驅虜老幼資畜因而殺人焚蕩廬舍今既老幼資畜先依城寨丁壯又只往側近耕種緩急寇至獲時亦歸城寨之中賊馬雖來野無所掠絕其大寇之源寇宜不至一利也人戶老幼資畜既就城寨雖秋收之時禾穀在地然

土人治打禾穀纔畢逐旋窖藏既不能虜掠生口考問則亦不能盡知窖藏之處清野之利十㡭八九老幼資畜既先在城寨丁壯出外耕種其心自安緩急寇至又入城寨同為捍禦既有老幼資畜累其心城守之堅必十倍於往昔二利也平日所患戍兵多則困於供饋戍兵少則不足以捍禦今若漢蕃人戶既遷就城寨每城且以三四百家率家不下三男子則一城之中不用糧餉約增千人戍守却可以多代正兵出戰三利也邊人勇健出於天性又以迫近賊寇皆㑹弓馬既就寨

居處數目易見若因其屯聚善撫養之教以坐作進退之法使自衛其老幼不待驅率勢必樂從則是不費官中衣糧如得土兵數萬平時任從田作寇至則人自為敵敵聞之必大有畏憚四利也羌人每欲作過必先測知城寨虛實動靜然後敢入寇葢有姦細行於其中而姦細之來止以漢蕃人戶散在山野與為道地無由止絶今旣遷近堡寨有城壘門戶之禁閭里比居易相司察界外姦細勢遂不行五利也若麟府人戶不曾被寇

廬舍作業已成次第懷土重遷似難驅率今既新被大寇廬舍已空人心不安見皆願依城寨安泊若因而措置分擘使長依城寨既不妨其田作又老幼貲畜常如入保除剏築兩小堡子外皆是因舊為之亦不消多添人馬只是增得八九負使臣無大費用訪問邊民皆大以為便斥候不明猶可清野之具始似完備雖未能支解羌人亦寇不犯之道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范純粹論

進築非便上䟽曰臣伏見陜西河東沿邊諸路拓地深遠城守增多凡邊臣始議經營利害之實與夫朝廷處決之計臣固不得與聞而它路形勢之狀保明之計臣所未嘗親見者亦不敢輕議唯是河東一路臣忝領帥任雖止百有餘日而承乏鄜延亦既累月耳目聞見略已詳熟誠心所得義不蔽欺竊惟兩路凋殘困於進築在公則所費金帛緡錢不知其幾千萬內外之力既已匱竭此朝廷固亦究見不待臣言而後知在私則大兵

之後洊有凶年雖去歲夏秋兩經豐穰而物價未甚減小如鄜延路新城堡砦今春糴買米斗猶有至一貫四百文者則一方艱食可以槩見春冬苦雪饑殍縱横士卒疲羸鶉服過半其月得料錢不足充一飽之費民之窮弊從此可推唯是浮游贓貪之人欺天罔上盜竊名器大得所欲賤者既貴貧者既富閭閻小子畧遂封侯之望而掉臂散去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人也所拓之地疆界遼絶由是封堠有去城砦一百五六十里去處必

欲責巡捉人馬頻至境上則裹糧露宿曠日不迈奔走疲弊衆情厭苦若欲休養士卒則新地之内無復人迹將士觀望不敢有言朝廷欲墾闢新疆每路置提舉官招剌弓箭手以資兵備而所得多浮浪闕食之人唯幸借貸種糧牛具等錢而隨即逃亡臣在河東路勘會得一季之内逃亡至四分今至鄜考究得提舉弓箭手官石杏所招人計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内已逃亡過二千八十八人地未加闢而所失財用亦已多矣是未見得

地之為利也鄜延一路前此頗以招納為事臣令契勘自紹聖三年後來計招到夏國人口共一萬一千五百餘人其中丁壯纔及三千自餘皆婦女老小之數並計日給食内已得班行名目人皆給料錢驛券歲費極廣錢糧浩博若謂可以分彼兵力則一國之衆豈以三千人為重輕若謂使可以致彼離叛則前後招納甚久而未嘗小驗平日莫測心腹間輙叛去不唯出入之時決不敢保其為用而緩急之際内變可虞邉防幾事靡不

傳洩由是推之安知其非謀也哉是未見得人之為利也新地之內既有城堡之備莫非先計兵力今計鄜延一路新舊城砦二十七處合用守兵六萬三千然祇是依守禦之法計地步排立之人而出奇禦敵畨休固守者未在此數新壘守人既不可闕餘雖舊砦亦當足兵有如金明最是近裏乃者賊至屠戮無遺則知不問城堡之新舊舉不可乏人而後可以責其固守也自夏人納欵以來朝廷已將戍兵將吏十減六七今諸城堡砦

守禦人數未及合用十分之四若將來稍有警急則兵備何以自全若萬一再遇凶年則歲用何以取濟是城守之計為甚可憂也議者以謂夏人力屈情見既極恭順請命率職誠服不渝邉患封疆自此大定臣愚不善料敵未敢信然而日夜區區私憂國計何者在彼國勢恐尚惜諸路所取之地在人常情恐未忘積年所結之隙今雖脩貢而未及疆議者良有以也廼養力待時聊以自欵耳葢歲頒賜予至于來朝商販所得甚厚而又

諸路塞上博易公行度彼三二年間事定力全則必先以畫疆為請一語不契決復盜邊臣恐朝廷未可以今日之迹遂為奠枕之安敵情深狡為甚可憂也臣以謂開邊之初昔固神速善後之計今實難為雖得地得人未見稍利而敵備實可寒心臣不敢茍無事於目前乃所願圖安於永久若一路城守朝廷可以增足戍兵增戍之兵朝廷可以長足歲費則臣雖疲懦敢不竭心庶幾上遵廟謨聊可居職今守計不備而無兵可增縱有

兵可增而財用方窘以此禦寇豈臣敢當它路事宜度不殊此措置宜先於機會豐凶難測於天時伏望聖慈曲賜軫惻內量國力外察邊情深詔大臣更為遠慮明降畫略以杜艱虞臣於神宗皇帝在御之時數陳兵議後於哲宗皇帝臨朝之日復論土疆或賜優容或因而坐廢有干典憲實出狂愚今者再被使令未忍便為緘嘿不唯身任憂責況復職任論思雖置散投閒固重覆車之戒而納忠叙事詎忘體國之心

右正言任伯雨議鄯鄯事宜策曰臣聞去歲熈河路以瞎征投降因取鄯鄯二州朝廷委陜西運判秦希甫知熈州胡宗回相度秦希甫以二州為不可守胡宗回以二州為不可棄更奏異同紛若白黒自後覆軍殺將果失鄯州秦希甫之言驗而白罷運判胡宗回之言不當而仍舊作帥葢章惇蔡卞曲庇帥臣欲幸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諱邉患萬口一辭以為不當竊以用兵累年公私困竭加以物貴人饑觧弛損壞萬一更有邉事國家

如何枝梧臣伏願陛下取秦希甫胡宗回并臣庶所上論邊事畫處類聚編排參驗可棄可守之策則利害灼然不可掩矣然後選差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員齎手詔往邊上問帥臣及監司將官等各一員棄守二策結軍令單狀奏聞則自然着實供析不敢依違附會矣

伯雨又狀曰臣伏覩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葢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

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為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為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之初為益耗謀臣將帥視紹聖之初為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為國失信奪貨為寇立召邊患強欲兼并鄯鄯二州自去蕃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絶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

饋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鄜鄜二州均為嘉勒斯之地鄯大湟小脣齒相依既已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取葭蘆寨置晉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夏賊之地吾讐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嘉勒斯之地嘉勒斯世効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絶夷夏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熈河以西之憂者嘉勒斯為籬落

也令既取湟州則嘉勒斯餘族不為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二萬匹而青青唐十居七八令既為讐則馬不復至二年一匹不買亦可見矣西北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興揚斡族平日與嘉勒斯同輔中國今吾既與嘉勒斯為讐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結連以抗中國四患也萬一夏賊因嘉勒斯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為吾腹背之害五患也況聞自得湟州已來歲費三

百萬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路邊面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也內帑之積三百萬者亦有幾也安可以旣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耶陛下備嘗講究其事始差內臣李棊復差內臣鄭居簡皆知本末本路走馬郝平及姚雄苗履亦嘗具利害敷奏覩此事體所宜多方休養不宜更滋邊患萬一五路同日有警兵困不給財竭不續糧乏不繼敵或奔突侵犯關隴不知朝廷何以枝梧又聞陝西運

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曾有文字互奏邊事不同又聞邊人實封言邊事者甚衆邊人所陳其言必實臣伏願陛下取上件文字類聚一處子細參考則是非利害不可掩矣然後選差謹厚小心得力曉事内臣一員齎手詔往邊上密令帥臣及本路監司各具疏棄守二者晝一利害結軍令狀聞奏以參合希甫宗回及邊人封事臣願陛下更令二府大臣各具已見論列若議論不同即令詰難務盡其詞以是而止如其立異違衆公肆

偏見則俾之先具若干兵馬須若干資糧擇何人往守約何時無患若有敗事先坐首議陛下徐察其所言審其所處則安危之機成敗之效曉然於目前矣昔漢武帝亦嘗令韓安國王恢詰難邊事往返五六其後敗事恢任其責今日治邊正可用此策矣

伯雨又論月暈圍昴畢上奏曰臣先曾論湟州事乞陛下俯稽衆議早定棄守之策又曾論赤氣事乞陛下仰推天變預防邊境竊發之虞天道幽遠理難取必方此

恐懼以俟妄言之罪迺今月初八日夜伏見月暈圍昴畢謹按漢志曰昴畢天街也其北為敵其南為漢而參為趙魏之郊昔漢高帝七年月暈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虛示必有可考夫以陛下躬堯舜之資秉千載之運小心順帝動無過舉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葢天心深憂陛下欲陛下畏懼脩省先事為備故變之來併在數月推考衆類皆為兵應雖非諄諄理不虛示臣謹為陛下先論涅州次論陝西五路終論河北略

具畫一如後

一湟鄯二州嘉勒斯賚地嘉勒斯世効忠順有功朝廷為國家與國在真宗時繼遷為寇嘉勒斯之兵牽制卒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寶元元昊不順又常出兵以助中國仁宗再封武威王自是凡有夏賊之虞嘉勒斯必為中國之助朝廷所以無熈河陝西之憂者以嘉勒斯為藩籬也前年因轄珍竊據失國出走王贍胡宗回乘彼

之亂妄稱納土殺降攘貨自去藩屏覆軍殺將失信外國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鄯湟獨尚留不唯孤絶地不可耕饋糧艱阻勢難獨守亦恐嘉勒斯衛怨結連夏賊或勢力微弱為所并自此西方吐蕃諸族必盡服屬夏賊益彊國家邊面益廣由成文龍直抵蜀道悉隣西賊之境葢不啻五千餘里其為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陜西歲失買馬之利而已哉臣願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湟州

棄守利害如不可守先下手詔選命邊帥一員令於境上召興搠斡與大小隆贊等喻以前年邊臣生事非朝廷本意斬王贍於境上黜宗回於遠方還其湟州擇所當立之酋責以如祖宗以來世守忠順則費財遠守自開邊面之虞庶幾息矣令不早定去取設若力屈不守覆軍殺將挫損國威又欲如前年置而不問耶昔瀘州邊事韓存寶止以不即追乞弟神宗命斬於邊上王贍之罪蓋不止

百倍於存實故必斬首始足以息邉人之寃憤矣

一臣聞往者朝廷許於諸路進築人人務深入敵界多築保砦以希功賞故不復計勢之險易地之遠近守之可否兵廣財屈為國瘡痍捨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規難臣之敵喪既練之師且邉方之性貪而怙亂侵其土地彼已不分建立城砦又非所欲今日納欵特以力困耳彼其為心亦豈不一日思有逞哉遠不過三五年近不出一二歲天時人

事必有邉警且闗中歲歛物貴已六年矣去年雖豐物價至今猶五倍平日不獨糧食殫窘加以財用匱竭官員俸給累月無支諸軍料錢往往併月平居如此萬一有事無以應副財竭兵亂理有必至臣願陛下特下手詔嚴敕諸路帥臣俾其各畫地圖指陳攻守之策蓋新築城砦僅全舊有堡砦漸廢欲新舊并守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饋運滋遠地理滋遠則罅隙必多罅隙既多則救應必

難萬一寇至敵衆限隔外内睽阻首尾不應則堡砦遠者不特無益適足為患故臣願陛下敕帥臣新舊堡砦何者為可守何者為可廢何者可以無存何者可以無罷俾之直論不得觀望成敗之際嚴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異議俾任其責如漢武之責王恢自然不敢逞其私意矣昔仁宗嘗御龍圖天章閣以西方多故將帥不得人令具數以對況今日邉事之重大臣於此可

以悉心公論矣

一臣聞前日河北水災居民流移自永靜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大率類此千里蕭條間無人煙去年雖豐無人耕種所收苗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邇強敵居民流散倉廩空虛城郭不脩甲兵不利萬一有警何以為計今朝廷雖行鬻爵以佐用度縱使多鬻所得有幾又地上不耕收穫至寡雖鬻爵入粟勢豈贏

餘取之本路無由仰足臣願陛下力節浮費痛減
用度廢内帑之積募人為兵漕東南之粟誘民歸業課
農力耕密敕監司牧守繕器械脩城壘揀選將領
訓齊卒伍雖為無虞常若有待蓋赤氣之起月暈
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此天象之變可質而知
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北界者幽薊之間往
往刺之為軍中國虛實彼固知矣敵主老病比年
轉甚敵嗣凶猛性頗好戰包蔵禍心難以信結萬

一乘我無備有所趑趄則國家預備之策安可緩哉此人事可質而知也昔真宗嘗謂輔臣設險興功守邉之利茍漸為之害莫大焉祖宗之事足以為法矣國家太平百五十年財用彫竭無甚今日昔仁宗積之數十年而神宗用之哲宗積之十餘年而紹聖耗之陛下適承彫耗之後遠無熈寧之富庶近無紹聖之蓄積去年哲宗山陵甫畢今日太后園陵又作既建西宫又饗明堂支用之廣不

可勝計陛下方事節儉痛加約損經費常用尚恐不足以此事勢豈宜更有邊事伏願聖慈留神采覽更俾二府大臣公共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事臣孤賤讜才誤蒙陛下擢置言路小大之事知無不言出於愛君不暇他恤惓惓之心不勝千萬貼黃今日西人雖已欵塞湟州雖已固守萬一忽有邊警不知朝廷指準何處錢物應副乞令二府預議國家湟州歲費三百萬貫不知自得湟州已因

事發怒刺數千人為兵吏乞朝廷密賜審察虛實不可不慮

吏部侍郎張舜民論進築非便上疏曰臣伏以陝西河東自紹聖二年用兵至今首尾六年進築未畢覆軍殺將糜費錢糧不可勝紀每築一城自帥臣已下增秩賜金號為賞功竊按春秋之法凡稱城者謂既得其土地人民然後城之以宅人民耳今則輕師潛入三五十里以至百里乘敵人未覺之時數日之間苟脩草創亟開

朝廷盜取功賞然自城門之外依然賊境以一徑內通晝日挾兵張弓非百十人不敢行是真謂之城乎其初帥司制置經畫每一寨屯三千人守禦計置糧草厚破公使多不旬月間人兵復抽去草糧未盡計置公使亦遂裁減其已居官吏人民日夕憂恐不成家計亦有修築逾年至今未有人居止者其兵將吏民彼此相諭本不為脩築開邊止為沽將帥之賞而已以致工作苦窳守禦繆悠若夏人一來不攻自破此皆邊人之語也

朝廷高遠詭冒百端上下相蒙以致如此昨元豐年五路出界既而回軍神宗皇帝欲自涇原路胡蘆河川築十五堡以通靈州以其功賞浩大尋亦罷之五路入界所降御前劄子畫一指揮第一不得修築城寨深慮邉臣幸賞也李憲築蘭州雖不按法然勘劾逾時終亦不賞范育帥熈河築定遠城用錢糧五十七萬當時言者以為百萬論列紛紜二年不已令既河東陜西六路進築五十餘城亦何止涇原十五堡也其一寨之費何止

定遠百萬耶又自軍興已來關中歲饑流亡孚餓十室九空鹽池之利居天下之半一旦失之夫以軍士方興值累年災歉而又失大利天意可見也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三者皆不得其一而堅以罷將御老師役饑民爭曠土而不變者未之有也熈寧中李復圭帥環慶因出軍散鞋錢以其半尅還舊欠衆兵喧呼潰叛而出關中騷然者逾時不能定今則六年妄作曾無一人譁語此廟社之靈也每一思之使人不寒而慄

用是廟堂之上日進諛言繳哲宗皇帝聰明以謂夏人之勢至衰至削中國六路進築而無敢有抗晏然自得不復計慮此尤可憂者也臣且以近事明之紹聖三年秋九月夏人大舉寇鄜延號一百八十萬破金明圍延安陵轢諸寨種落為之一空至四年便為衰弱不能舉豈今年一百八十萬而明年徑至衰弱如此者乎雖甚愚之人亦知之廟堂執政大臣亦知之姑為此説專欲蔽上之聰明也大抵夏人用兵皆本元昊之法先謀而

後戰各喬財用愛惜人命與中國正相反中國六路進築天下困弊夏人坐觀不遺一鏃臣敢望陛下止以此觀之不問可知矣夏人謀深不同中國彼一旦謀成力辦飛揚南鄉凡新築之城創開之地未有能不失者臣未死可以服妄言之刑矣願陛下以三年待之河東之人自古不曾流移以其勤儉為生少經力役今則流徙大半長安陝華米斗一千鄜延麥麫一秤二貫三百皆足陌也自西京以封樁錢糴米運至鄜延每石為錢二

十貫有畸古先有是乎關中之民十無四五以今日之勢而猶貪無用之空土非賣國而何故臣今日之説敢望陛下速罷兵養士懷民也不然將有變矣不易帥不能罷兵不久任漕司不能養士五年罷兵十年懷民恐瘡痍猶未合也古之善兵者其君莫如漢光武其臣莫如唐李光弼光武每發兵必增白鬚數莖光弼每臨陣常置短刀靴中人或問之光弼曰吾天子三公不可辱於賊手萬一敗北則當自裁也以光武光弼之飽戰知

兵獨如此之難是何江湖書生足未嘗履邊塞目未嘗見兵革耳未嘗聞金鼓一旦輕率總戎容易取敗貽憂君父殘害生靈曾不至於自焚者前所謂廟社之靈也紹聖三年秋臣赴任知潭州登對故嘗析陳於哲宗皇帝之前因及神宗皇帝感疾之由天顔顰蹙久之屢蒙歎韙然當是時猶未至於如此其後卒不見施行為左右大臣所蔽也故善御者毋使窮其力善牧者毋使擾其羣力窮則車敗馬傷羣擾則瞻前失後靜思至此雖

有智者不能善也方今天下之事大且急者無甚於此伏望留神三復考驗施行

舜民知定州論河北備邉五事狀奏曰臣猥以衰疾繆塵聖選使待罪邉陲平日責任固已非輕況當遼人新舊之交河朔累年饑流之後使遼人盟好如昔無或渝變更不復論儻使有毫髮好惡不同前日便貽中國深憂以臣觀之今日河朔之勢正如陜西寶元康定之前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一旦倉猝不可枝梧邉臣若預為

振舉則謂之張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舊宴安號為無事則綱目日見頹廢有不勝舉之憂故凡議河朔之政者以今日為最難此臣所以不敢緘默必為陛下陳之也其當急務者略有數端故曰選將兵擇郡守添兵額蓄財用謹探報數事修立則邊備之術已過半矣苟行之得策亦無張皇生事之患令臣輒有所請敢望陛下留神省覽特賜主張應副則事無不集若委之有司援條沮難則無復機事矣謹別具開析奏陳

選將兵

凡言河北軍事者必曰將驕卒惰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此上下所同知也或者欲為之整齊訓練之則必曰河北軍情不同也稍急則生變此中外所共患也又為將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東陜西不敢往盡欲來河北百年之間未嘗知有烽火之警雖有出屯不離本路唯是優游暇日安得不驕且惰也近日朝廷將河北將兵遣戍陜西甚得均勞之策臣欲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

將兵輪那出戍河東陝西卻將東西京將兵專戍河北以補河北將兵出戍之闕仍比之他將少促代期所貴平時則知有道塗往還之勞緩急則知有出入戰陣之事

擇郡守

勘會河北沿邊州軍自兩地講好以來迨今百年雖號為邊郡不知有戰陣守禦之事唯是飲食宴樂優游暇日而已以此凡孤質公平奇特之士莫得而居之以至

城壘器械凡所謂軍中之職不復講脩相習宴安久已成俗臣伏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沿邊知軍州及將副選擇腳色内曾經三路沿邊城寨將佐及累有戰功内知州軍曽實歷路分都監資序人充仍舉行自通和以來河北沿邊知州軍條貫所貴緩急之際不致誤事

添兵額

本朝自南北通好已來定州路兵額常及十萬爾後日見銷耗至熈寧元豐以前定州猶不減二三萬人後因

封樁禁軍闕額錢糧朝廷唯務封樁數多轉運司利於
銷兵省費更不切招塡因致邉兵日少即今春秋大教
盡數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尚乃如
此其他州軍即可知矣咫尺敵境聲迹相聞使形勢如
此豈得安便皆由邉帥不思經久利害憚於建明朝廷
不復以緩急倉猝為慮定州馬步禁軍共三十一指揮
近年每指揮减作四百人仍招塡不足臣今乞將逐指
揮人數却復舊額定州依乞元降朝旨常令及二萬人

仍乞於京東西路招刺添填專置官催促所貴稍遠北邊不致張皇

蓄財用

勘會河北累歲災歉又以大河移徙生齒遷流民力凋弊公私乏絶臣訪聞本管定州即日人糧不至急闕唯是錢絹若無現在堡寨以東糧食亦闕兼聞春衣至今有未曾支散去處定州一年約支錢二十二萬貫有零諸雜課利改錢祇得一十一萬有零其餘盡是轉運司

添陪方了一年支計今轉運司那融不行屢曾干告朝
廷已聞支撥見錢文鈔及借奉職等補牒河北州縣既
屢經災歉流死公私乏絕豈有餘力買官至於見錢文
鈔又專為博買斛斗所以應用全闕定州一月諸般支
使約萬緡軍資庫轉運司見錢祇有七百三十餘貫絹
二百餘匹定武大藩猶且如此其餘列郡即可知矣咫
尺北敵覘邏日交使知財力至此何以示威取重伏望
陛下特賜指揮將給降見鈔如糧食足用處權許出賣

見錢及諸州軍常平錢内借撥一二百萬貫赴轉運司應副急闕支用却責限歸還據今日窘急之勢儻朝廷不為講明救濟使人情窮澀緩急必致生事

謹探報

臣觀古之為將守邊第一必先覘邏苟得其術敵人之情可以坐制先人有奪人之功其此之謂也與夫戰攻而獲勝不可同日而語竊聞河北邊上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於酬賞全然微薄以致覘邏之人不肯探伺

既不知敵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枝梧況當新舊之交尤在精審訪聞即日安撫司所管回易本錢不多臣欲乞朝廷特降見錢文鈔一十萬貫添助回易如探伺得實則量添酬賞所貴激勸邊人敵情可得

宣和三年蜀州教授馮檝論沿邊納土三害上䟽曰臣伏見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誘置熟蕃接武請吏金銀繒絮以啗其欲高官厚俸以侈其心開闢荒蕪草創郡邑一部不下三四州而縣又倍之入版圖者存虛

名充府庫者無實利而官吏廩禄軍兵餉饋備治城郭日月彌廣官吏支持不暇百姓奔走輸送之不給其為害一也建築以來調發害於民間者不可勝計而費出縣官者亦不為不多其初監司覈實布賞名為軍須唯恐其後常平使者不復執奏已失元祐立法之意而漕司於經費之外復有饋運未免侵支封樁折變科率其為害二也州縣之吏躐庶官而升法從脫選調而位正郎武弁轉横行布衣竊仕版白丁黥徒為將校者又不

論也名器既已假人而祿廩因而耗蠹有司歲計已數
倍於熙豐矣其爲害三也不毛之地既不可耕而靡常
之性頑不可革建築之後西南夷苗交寇綿茂而播州
溪洞之蠻亦復跳梁烏合之衆固無足慮干戈之動不
能無傷士卒死干戈官吏沒王事生民肝腦塗地往往
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莫若委
擇帥臣或監司令條具建築以來財用出入之數商較
利病覈實以聞可省者省之可併者併之縣不足建則

易之以鎮寨官吏不必衆則總之以護戎戎兵可減饋運可省四遠可撫而邊鄙之患可息矣自今以往邊臣招地之請邀功生事之隙不可不嚴禁而杜絶之也

通判李新乞罷招安將劄子曰臣嘗謂邊俗易驚宜靜不宜動邊民性悍可綏不可擾自陛下臨御道化德教蟠天極地凡日月臨照薄海内外無不州縣悉皆臣妾三代之所不能通六服要荒之外皆納土慕義化為編氓窮古未始見而聖心軫慮尤先遠徼眔詔帥臣監司

及城寨官務以懷徠為事況新民隸籍已久賦輸如期出入馴柔重於犯法平時所以動而擾之者招安將是也縣須其物寨官有其役使雖不安塒犬不安實新民不得安其居彼去官司遠一切俛首聽命大率為邊境生事者本於招安將幸今烽燧已息四境澄清無所用招安將願下帥司槩罷之今後不得更有遷補許監司州縣官覺察以聞則綏懷遠人之意盡之矣

李復乞置弓箭手堡劄子曰臣竊見極邊弓箭手就土

山削成峻壁盤開細徑鑿穴以居謂之崖巉凡一巉所聚少者百餘家多至三四百家其情非不樂居城邑就堡鄣意務便於耕牧又密邇敵境相與保險以防抄掠之患然今欲防患賊寇若至患不可逃蓋各潛於穴不能相救賊前阨其門尋氣窓灌浸熏燎束手就禍嚮者元祐間夏賊寇犯涇原大被其毒邊民皆自知其如此顧戀生業無以為計臣欲乞下逐路經略司委官相度就弓箭手耕牧近便處團併措揮建置堡子分擘地步

先為土堋漸次備完使之就居備列戰格開掘壕塹修立門橋一堡之內正丁家丁不減二三十人於其暇時教以戰守之法逐指揮人員將校統領分定城上地分每季輪那城寨官前去點檢地分巡檢常切往來照管遇有探報無起遣之擾雖有攻圍必以死守遠近聲勢相接互相應援近年新邊城寨相去近者四五十里緩急卒不相應此壘若成血脉方通人旅行役不及城寨可就安泊不待官兵戍守而藩籬密完誠一舉而兩利

復又乞於額黙鄂多置烽臺劉子曰臣近廵歴自蘭州京玉關至通湟寨入湟州路經巴贊宗其路極深峻窄險滑濶不及二尺陡臨宗河般販斛斗客旅畏其難行頭畜脚乗盡由宗河北路過往北路是夏國生界三處有賊馬來路又近夏國葢朱城溝谷屈曲賊馬隱伏不測出入抄掠前後被患已十餘次縁客旅往來通湟寨至京玉關四十餘里中途倉皇南北奔趨不及遂被殺虜今京玉關東北約二十里有舊額黙鄂多城地基正

在兩城中路地勢甚高接連生界欲乞下本路經略司
就彼脩築烽臺比尋常烽臺增展寬大可以停泊三五
十人開掘壕塹築立羊馬墻安置門橋備設守禦之具
差人守坐照管賊馬出入若有抄掠客旅可以奔投若
賊馬數多舉烽火京玉通湟頃刻便到蘭湟二州兵馬
相接而至不須更築城寨足可隄備伏乞詳酌施行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論要害三鎮上奏曰
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敵人之道無如祖宗之時者百年

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為國生事與惡而弃好馴至今日敵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詞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葢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竊慮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

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土地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常與之交兵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蕭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

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蕭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蕭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惰欲其成功難矣昔憲宗平淮西韓愈

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

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尚書右丞李綱乞脩塘濼劄子曰臣伏覩种師道詹度等奏金營人馬已出塞垣朔方保全宗社大慶然敵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嘗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邉徼捍禦之策所當預脩契勘安肅廣信平定等軍東有塘濼西抵太行中間坦途不過三百餘

里塘濼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隄瀦蓄水櫃以為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脩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穽以虞奔衝茲事體大非藉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專切措置塘濼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為永遠之利

綱又論守禦劄子曰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外裔未

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為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嘗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敵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一策審地形覵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横應援曲盡其妙然以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荊必六十萬

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謂令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邉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彼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誠上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採其說而用之

綱知樞密院論備邉禦敵八事上疏曰臣伏以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異域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寖熱而彼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

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彼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脩邉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謹條具所以備邉禦敵者凡八事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累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諸承平邉隅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陳相為脣齒以扞金人可無深入

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河下流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濵棣德博横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二自熈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閲習又經燕雲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令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平時無養兵之

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三自祖宗以來養馬為監擇陜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牧馬民間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四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行舟所以限隔敵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

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皆又自安
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增廣其高仰處即開
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五河北河東
州縣城池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
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
而安萬有一敵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河
北河東州郡經戎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振
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尚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

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七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糧草抄法一切以見緡來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敵不敢動矣八陜西解鹽無煑海之勞西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更法以來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陜兵民之心

綱出宣撫兩河乞無罷防秋人兵狀奏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

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蘺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又割三鎮質親王刼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害敵馬出没並邉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敵兵所

占據秋高馬肥敵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秋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輙不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路雄霸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中十餘州郡邊河一帶控阸地分朔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

皆到果能足用而無戎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討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枝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賞犒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戎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

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令春無兵扞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又惜小費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元降指揮防秋人兵

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邉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其地强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戎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

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不急也令河北河東州郡日告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還建議之

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騷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昨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原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右司諫陳公輔乞戒大臣究心邉事上疏曰臣竊聞河東用兵不利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寧然臣竊料之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伏惟少寛聖心容臣之言葢有難則懼無難則怠人情之常也朝廷日見河北金兵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自解散遂至

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與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窮究往事或經營私意論經術是非究禮文詳略至於兩路邊事曾不究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内外人情雖知秋冬在近深為可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憤歎終日無如之何也今若不緣用兵不利往往遂以為無事因仍媮惰至秋冬萬一敵人結集諸夷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吾之倉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伏望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切暫罷

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為先經畫措置多方應辦仍仰各盡所聞勿懷異意并令今後臣僚上殿亦須先及邊事陛下留意聽納不厭其多或有可行盡付三省樞密院令斟酌施行夫漢之所以勝楚以屈羣策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勿謂羣臣之言皆無可採也陛下若令如此曉夜圖之則不徒以濟今日之急將來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區區憂國之言望陛下不以愚棄之豈獨臣之幸哉

秘書省著作佐郎李若水使金乞拯救河東河北上奏
曰臣自深州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闕南凡
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者四並無本朝
人馬但見金人列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毀缾罌牖
戶之類無一全者唯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大谷等
處僅有名存然已蕃漢雜處祇應公皂皆曰力不能支
脅令拜降男女老幼例被陵轢日甚一日尫殘窮苦狀
若幽陰間人每見臣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愬往

往以手加額吁嗟哽塞至於流涕又於山上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絶聞各集散亡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扞敵金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勦殺可見伏節死義力拒寇敵之意臣竊惟河東河北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膏血以事空虚丁壯疲於調發産業蕩於誅求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桎梏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未已今戎

馬憑陵肆行攻陷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
逡巡向敵之意處山之衆有激昂死難之心可謂不負
朝廷矣哀斯民之無生服斯民之有義媿起顔面痛在
肺肝望深軫聖衷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決擇之計拯
民於將來上答天心下慰元元之望
太學正秦檜論邉機三事狀奏曰
一金國興師乘鋭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
大河之隔退慮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情見力屈

然猶桀驁不遜重有邀請望斷以大義與其所當與不宜示怯以自蹙削且如燕山一路是金國取契丹與之無害至於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餘種不為邉害方許以祖宗契丹之數竊聞仁宗與契丹結盟增添歲幣亦是與之論夏國事乞檢會參酌施行

一金國遠夷性情不測今日遣使求和又復渡兵隨至恐是設計以緩王師守禦之備望一面遣兵備

守黄河仍急擊渡河之兵使不得聯續以進

一金國遣使所求甚大此亦人情之常葢旣興師深入不肯示怯空歸如聞朝廷前日與之議四鎮事百僚不得預聞審如所議坐失富強之地敵人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強復不能保其不再犯邊令若與之議燕山及歲幣當須集百官入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書示信坦然無疑葢與所當與經久不渝一旦為茍且之計或多或少皆是失當終亦

不能守

侍御史胡舜陟同御史中丞吕好問乞救中山上䟽曰臣伏見陳亨伯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萬人敵據高城愈難追退臣讀之流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為援也李邈三四十狀奏陳畧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敵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耶臣請為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

以息民而貴和今敵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
動乃所謂和也然敵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
一邑尋侵而南有并吞席卷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貨
詭辭爲順使不爲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
但以敵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僞便謂和議已
定宣撫司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於亡
陳亨伯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
無人救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敵悉力中

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念乎亨伯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亨伯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惟失宗社忠計第恐土地人心必

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為援臣以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廪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為用但條措置何如耳亨伯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山兵為内應則轉禍為福易敗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

欽宗時京師復戒嚴聶昌拜同知樞密院入謝即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

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三